

第十二章 結論

12.1 研究目的與論證步驟

衆所周知，台灣話是漳泉的「混合方言」，俗稱為「漳泉濫」(ciang¹cuan⁵lam⁷)。但是漳泉是怎麼混合的，卻是一個謎。人們也許可以感覺到一個「普通的台灣話」(或者說「台灣優勢腔」)的存在，但不知道這個「普通的台灣話」實際的內容及其形成的過程與形成的機制。

本論文寫作的第一個目的是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對這個形成中的「台灣普通腔」的實際內容與形成的過程做一個科學的描寫，其次，要為這個新方言所以形成的動機，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向在進行著音變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關於「台灣普通腔」的科學的描寫我們想做的是：

一、是漳泉融合不是混合

「台灣普通腔」雖然是漳泉混合，但不是機械的混合(blending, mixture)，而是有機的融合(fusion, syncretism)。台灣普通腔對於原鄉的漳州音、泉州音有所繼承，也當然有所揚棄(即黑格爾所謂的 *Aufhebung*)。用遺傳學來比喻，可以說「台灣話」(Taiwanese)是原鄉的「漳」、「泉」兩個父母方言 (parent dialects)結婚產下的新生命。這個新生命的誕生可以叫做「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或浮現(emergence)，雖然這個「台灣普通腔」還沒有完全定型，但在快速定型之中。台灣普通腔對於漳音或泉音的取捨有自己的原則，如果既不取漳、又不取泉，而要選擇自己的變化方向，也有自己的原則。

二、向「台灣普通腔」齊步靠攏

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都在進行著變化，並且都往同一個方向進行「方言會同」(convergence)。所有與「台灣普通腔」不同的原鄉特色都在衰退之中。原鄉特色的衰退可以看成是「台灣普通腔」誕生過程中揚棄父母部分基因，重組新基因的過程。

為了達成上述的兩個目的，我們採用的論證步驟有三：

一、對於台灣閩南語方言音韻上的演變進行了一個廣泛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和社會方言學調查。第一部分地理方言學的領航調查於 1985 年起進行數年，正式大規模的調查由 1988 年起至 1996 年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調查地點遍佈整個台灣，調查方言點數約 200 個，所整理輸入電腦的記音筆數十五萬餘筆。這個計畫所得資料做為本研究的基礎，本研究有關方言的分區與分類根據這個基礎研究。

社會方言調查從 1999 起到 2002 年共進行了三年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

趨向」，計畫結束後我們還是繼續進行調查。截至 2003 年 2 月底我們已經調查了 15 個方言點。本論文主要利用這個計畫的調查成果加以統計分析，焦點在變體的年齡級差，以呈現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詳參第四章)。

二、爲了證明這個共時變異在年齡層上所顯示的「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的確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我們利用鍾露昇教授在 1964-1967 年之間陸續進行的地理方言學兼社會方言所收集的資料，和我們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於 1999 年所進行的「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所收集的資料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以證明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並推論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表面時間」的確是「進行中的變化」而不只是穩定的「年齡級差」(age grading)。(詳參第五章)

三、本論文不止要對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進行描寫，同時也要證明台灣普通腔形成的機制，方言演變的趨向是受甚麼因素制約的？是外在的競爭力，如人口、經濟、政治、文化呢？還是另有內在的結構壓力呢？如果是後者，那麼是受到什麼音韻限制的制約呢？本論文對每一個可能的解釋均一一進行探討。(詳參第六章至第十章的個案分析以及第二章和第十一章的理論總結)

12.2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文第一章首先對台灣的方言學研究做一個回顧。第二章就漢語方言的體系提出個人看法，總結的說，我們認為方言學分爲三個分科。

1. 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2. 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
3. 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漢語方言學在傳統方言學方面有較成熟的發展，至於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則尚在起步階段。本文的研究是對於這個新的方言學領域所做的一個新嘗試。

在第二章中，我們對於整個方言學體系進行了探討。對於每一種方言學分科都給一個定位。上述的三種方言學是互相補充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每一個分科都各有擅場，也各有侷限。就了解一個方言的整體結構與語言內容而言，非傳統方言學莫辦，傳統方言學是方言研究的基礎。但傳統方言卻陷入同質性假設的陷阱，對於方言變異性的了解不能提供有用的訊息。地理方言學雖然著重在方言變體的地理分佈，但是和傳統方言學一樣是靜態的方言學，只有社會方言學能夠方言的變異性、提供動態的方言訊息。

方言學不能以描寫方言的事實爲滿足，方言學應該進一步能夠對所有靜態的或動態的方言現象提出其所以然的解釋，這就是所謂的「解釋的方言學」。方言如何能夠達到解釋的妥當性呢？我們認為必須以語言普遍性爲基礎。任何脫離語

言普遍性的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第三章，我們對於我們所做的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調查方言做了交代與檢討。對於調查問卷的必要性及設計理論與方法，以及社會方言問卷的內容在第四章交代。

第五章討論如何證明共時的變異是「進行中的變化」，我們選擇了七個共同的調查詞，將鍾露昇(1967)的調查資料和我們 1999 年的「大專青年語音認同調查」所得的數據，做一個「真實時間」的比較。結果證明約 33 年間，台灣的閩南語的確在進行著音變。

12.3 調查的統計與分析

第六章到第十章，我們分聲母、韻母和聲調，篩選了老泉區和老漳區的調查資料，分別統計各個韻類和字類各種變體在不同的方言區的年齡層分佈。

第六章證明了〈入〉字頭聲母的老變體 j 不論在老泉區或老漳區都走向衰退的道路。剩下新泉音 l 和新漳音 g 的競爭，結果證明 l 變體取得了優勢。不但如此，我們還算出 j 在不同的韻母環境中變化的速度有所不同，也就是所謂「結構擴散」現象，結果證明音變的速度：

(a) 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

(b)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

我們以 j 的功能負荷太小、結構上的孤立來解釋 j 所以衰退的動機。至於結構擴散現象，我們是以「鼻音與擦音的共存限制」在音節領域內的效應來解釋(a)；用「擦音與舌背音的共存限制」效應來解釋(b)。

第七章起到第九章討論央元音韻類的漳泉競爭與央元音的位移。我們把央元音韻類分為三個字類，即單元音類、雙元音類、陽聲韻類。第七章到第九章討論央元音的位移現象，證明央元音正在急速地崩潰，並且「結構擴散」現象也發生在元音的變化上。

第七章分別統計四個字類的三種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結果發現老漳區極少老泉音，但是老泉區的方言，漳音變體隨著年齡層的下降急速增加。無論那一個字類，漳音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這種優勢在大專青年的語音認同得到印證。

我們也比較了兩個央元音在老泉區的衰退速度，如下表所示(詳參 7.5 節表(22))：

(1) 老泉區央元音衰退速度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ə	62.5%	48.6%	23.1%	13.3%
i	38.0%	26.4%	16.0%	7.3%

高央元音 i 衰退的速度比中央元音 ə 快得多。

我們引用了 UPSID 從世界語言音位清單的統計證明央元音是有標的元音，因為是有標的，所以容易變成無標的非央元音。我們把 UPSID 的採用律當成計量音位有標性(markedness)的指標，所以也引用了 UPSID 的採用率證明了 i 衰退的速度比 ə 快的理由是因為 i 比 ə 更有標 (參 7.6 節表(26))。

(2) 老泉區央元音音變速度與 UPSID 採用數比較表

	老中	青少	採用數
ə	55.6%	18.2%	100
i	32.2%	11.7%	55

第八章檢討複元音韻類的央元音位移，第九章檢討陽聲韻類的位移。印證了老泉音的央元音跟單元音韻類同樣地全面走向崩潰的道路。但是我們發現央元音的崩潰速度和央元音的環境，即韻母的類型有極大的相關性。比較三種不同的音節結構，得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如下(9.5 節，圖(24))：

(3) 央元音崩潰的結構擴散速度順位

雙元音韻類 >> 陽聲韻類 >> 單元音韻類

對於這個結構擴散現象，我們提出兩點解釋：

一、結構壓力：央元音在單元音韻的環境下，ə 或 i 是唯一的韻母成分，沒有其他音段的壓力，所以比較能夠保存央元音。但是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感受到雙重的結構壓力，其消失的速度比單元音韻的央元音快就是這個道理。

二、最大區別：依照「充分感知分別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 (Ladefoged 1993:268-269)，相鄰的語音差別要求越大越好。韻尾鼻音和央元音的音值差得比較遠，而滑音韻尾和央元音的音值比較接近，因此滑音和央元音的排斥性比鼻音韻尾高，陽聲韻的結構擴散順位比雙元音韻類低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另外也討論了央元音位移方向的問題。央元音在單元音韻類屬於「自由位移」，但在複音韻母的環境下位移的方向往往會受到韻尾的牽制，謂之「條件位移」。我們歸納了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在閩南語系各方言的分佈如下(9.4 節表(19))：

(4) 閩南語方言央元音位移方向的類型分佈

漳州：同化位移

泉州：異化位移

潮州、海口：定向位移

但是有趣的是，台灣是漳泉混合，混合的結果，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既不

是漳州的同化位移，也不是泉州的異化位移，而是「定向前移」，如下表所示(9.4 節表(20))：

(5)

共同閩南語	來源方言	台灣普通腔
*əi	ei (南漳州、漳平) → e 漳州	e
*əu	eu (長泰)→io 泉州	io
*əm	im 同安、廈門	im
*ən	in 漳州	in
*əŋ	iŋ → iŋ 泉州	iŋ

這個方向和單元音韻是一致的。單元音韻類的位移方向是(9.4 節表(21))：

(6) 台灣普通腔的定向位移

*i → i 前移

*ə → e 前移

這個事實印證了我們所謂的「範疇擴散」理論，雖然央元音已經消失，但是在「通變系統」(diasystem)上韻類的存在已經變成了雙方言的台灣閩南語母語人語言知識的一部分(詳參 11.3.2 節)。混合的台灣普通腔選擇了「定向位移」的位移策略，把這個音變規律擴散到整個央元音韻類。

第十章討論三個主聲調的調型變化：陽入本調、陰上變調、陽平變調。前二者牽涉到升調的平調化變化，而所有的聲調變項都牽涉到中調化問題。

調查發現無論是陽入本調或陰上變調老泉音的升調變體都在沒落之中。陽入本調傾向於變成中調，陰上本調傾向於變成高調，但也有部分變成中調的情形，陽平變調則傾向於變成中調。總結起來，無論那一個調，中調化是一個趨勢。

論文把升調的平調化看成是一種聲調調素的「簡化」(simplification)，「升調衰退」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中調化則被看成是一種「中和」(neutralization)，聲調特徵傾向於「負值」發展。「簡化」和「中和」都是音變的普遍趨勢。

12.4 理論總結

第十一章是本論文的理論總結(generalization)。目的是在解決一些前面各章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方言競爭力、音變潮流與語言普遍性、結構擴散與範疇擴散等問題。

為什麼台灣普通腔顯著地向漳音靠攏呢？本章首先排除了語言社會學的可能因素，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漳州方言的競爭力比泉州方言強。

本研究支持薩丕爾有名的「潮流論」。有些普遍性的規律，在祖語時代就潛伏了變化的動機，動機紛紛在各個分支語言發酵，因而在各個方言進行了平行演

變。

j 聲母的強化 j→l、央元音的崩潰、聲調的平調化和中調化都是普遍發生在閩南語各個方言的潮流，閩南語方言只有快變晚變的差別，本論文所顯示的台灣閩南語的衍化只是反映這個潮流而已，從調查資料看，這個潮流大概是擋不住的。

潮流可分「分化」與「會同」兩種。我們分別以〈日〉母為例擬出〈日〉母音讀的方言分流圖；以〈入〉字頭為例，擬出〈入〉字頭方音匯流圖，說明方言分化和方言會同的兩個模式。台灣閩南語的音變屬於漳泉方言會同的模式。

能夠成爲一個語系或語言的音變潮流，這個音變律必須是合乎語言普遍性的，在漳泉競爭中合乎語言普遍性的音變律才能成爲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潮流，不自然的音變律及其衍化的方言變體總是難逃被揚棄的命運。

在漳泉競爭中的確有很多音變律是不自然的。比如如開、合口的對調(ue→e 或 e→ue)。本論文支持「變異本質論」，把變項(variable)看成是語言的一個結構單位，屬於語言能力的一部分。一個字類不管有多少個方言變體、變體之間有多大的音值差異，一個雙方言者都會把它們視同一個變項的不同變體系聯(identify)起來，變體的轉換不受自然音變的限制。

變項的「範疇」(category)是有層次的(hierarchical)，不同的抽象層次有不同的音變律，相關的音變律就在整個大範疇中的次範疇依次進行。不管範疇的抽象層次高低，我們把這類擴散的程序通稱爲「範疇擴散」(categorical diffusion)。

「範疇擴散」可以從詞彙或字類兩個層次來觀察，一個音變律的發生由一個詞擴散到另一個詞，這種擴散叫做「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在抽象層次較高的變項，下面可以再分成幾個次類(如韻類之下的字類)時，從某一個最脆弱的字類做爲結構缺口開始變，然後擴散到其他的字類，從這個層次所觀察到的擴散現象謂之「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任何音變律不是突然的，所有的音變都是漸進的。我們把這種擴散方式叫做「漸層擴散」(gradient diffusion)。

12.5 本論文的理論貢獻與實用價值

本論文的貢獻主要是把歐美現代語言學及方言學的先進理論與方法引介到台灣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的研究上來。在理論上幾乎沒有一個概念是由筆者原創的。這一點雖然很汗顏，但是事實上正是如此。筆者最初進行方言學調查研究時的確有許多方法和理論自認爲是獨創的，但是隨著文獻的研讀，逐漸發現自己曾經引以爲傲的「創見」，其實早就已經有很多前輩學者做得很好了，我們追隨都還來不及，遑論「原創」？

雖然如此，筆者還是認爲本論文對於方言學、特別是社會方言學的理論與實

際有所貢獻，茲簡述如下：

12.5.1 開拓了漢語社會方言學的新天地

雖然許多方法和理論不是原創的，但是卻有許多方法和理論是第一次運用在漢語方言學的研究上。漢語方言學的研究雖然歷史很長，有人追溯到楊雄的《方言》，但是真正有所謂「方言學」意義的調查研究是從高本漢(1915-26)開始的，高本漢由歐洲引進方言調查方法之後，在趙元任等人的推動下，以史語所為首的現代漢語方言學家創作了許多漢語方言調查研究作品。不過很可惜的是，本論文開宗明義所揭示的三個方言學分科中，漢語方言學文獻絕大多數屬於傳統方言學之類，至於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的文獻極為貧乏。本人一生的貢獻可以說在於後二者的研究，而本論文是社會方言學研究部分的一個成果。本論文為漢語方言學的研究領域開拓「社會方言學」的新天地做出貢獻。

12.5.2 建設漢語方言學的新理論

本論文不是一篇調查報告，而是一篇社會方言學的理論著作。本論文的理論貢獻有：為漢語方言架構了一個方言學的體系，為方言學研究提示了許多新方向，包括動態的方言學研究、解釋的方言學研究等。本文所提出的「結構擴散」理論雖然過去有人研究，卻是筆者首先提出的概念。

此外本論文對於方言調查的方法、調查問卷的設計提供了自己的經驗；對所調查的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對於漳泉方言競爭所產生的結果提出語言普遍性的解釋。傳統的方言學著作多半強於描寫而弱於理論，理論性的文章又缺乏豐富的調查資料，理論與實際常常是脫節的。本論文有調查資料必有統計分析，有統計分析必有理論解釋，把理論與實際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這樣的論證方式在漢語方言學的著作中可謂鳳毛麟角。本論文作者希望本論文能夠為漢語方言學的研究立下一個典範。

12.5.3 證實台灣閩南語正進行中的演變

本論文第五章的「真實時間」比較是漢語方言變化研究的初次嘗試，我們證明了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並以此推論所有台灣閩南語的「共時變異」都是進行中的變化。我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一個台灣普通腔正悄悄地浮現，成為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變化的會同中心。

台灣閩南語的漳泉混合雖然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運用社會方言學的方法對這個混合方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本研究是第一次。這次調查的成果，修正了所謂「混合」方言的粗糙觀念。我們發現台灣閩南語有她自己的演變方向，台灣普通腔的形成不是漳泉方言機械的混合，而是漳泉變體做了有機的融合。由於參與融合的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勢均力敵，因此方言社會學沒有產生作用，台

灣普通腔的漳泉融合是檢驗語言普遍性原理在方言接觸競爭中的作用最好的實例，台灣普通腔的研究因而突顯了他的重要性。

12.5.4 本研究的實用價值——標準化的參考

本研究雖然是純學術的研究，但是它也有實用上的附加價值，可以提供台灣閩南語標準化的重要參考。自 2000 年起，教育部規定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教學年級貫串整個九年義務教育。這一重要政策的落實，牽涉到語言規畫問題，一旦把日常生活的語言提升到正式學校教育的層次，我們必定要面臨一個「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問題。語言的標準化不一定等於統一化，我們也許可以容許方言的繼續存在，但是不論是多元化或一元化，爲了教育、文化的提升，重要的詞彙或字音規定一套或數套「標準」的唸法應該是有必要的。

但是標準怎麼訂呢？台灣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方言(norm)，也沒有一個特別有聲望的優勢方言，可謂是群龍無首的狀態。在這種情勢之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採用「台灣普通腔」做爲標準，但是所謂台灣普通腔如何決定呢？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本論文的研究可以提供標準音的規範，不論是唯一的標準音，或主要方言的標準音，一個科學的重要參考座標。

12.5.5 本研究的後續研究工作

如前所述，本論文的焦點在社會方言學理論的建設，描寫方言學的調查成果只具例證的價值，這是有所不足的，對於我們已經進行了三年，現在又繼續在進行之中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調查研究計畫，我們終究要提出一個完整的調查報告的。

本論文發表之後，我們將把那些未完成調查的方言點繼續調查完成，未整理輸入電腦的資料全部整理完畢、輸入電腦。我們將在未來的歲月發表我們的研究成果，不但有紙本的研究報告，也希望有電子版、網路版，以方便讀者查詢、搜尋，並提供統計分析的軟體程式。